



郑蔚 著

长江文艺出版社

无 W U G E 歌

无 W U G E 歌

(鄂)新登字 05 号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无歌/郑蔚 著

武汉:长江文艺出版社,2003.8

ISBN 7-5354-2584-4

I. 无…

II. 郑…

III. 长篇小说-中国-当代

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3)第 063405 号

责任编辑:江 松

责任校对:朱久山

封面设计:胡冰设计工作室

责任印制:周铁衡

出版:长江文艺出版社(电话:87679307 传真:87679300 邮编:430070)

(武汉市雄楚大街 268 号·湖北出版文化城主楼 B 座 9—11 层)

发行:长江文艺出版社(电话:87679362 87679361)

<http://www.cjlap.com>

E-mail: cjlap@public.wh.hb.cn

印刷:孝感日报印刷厂

开本:850×1168 毫米 1/32 印张:7.25 插页:2

版次:2003 年 8 月第 1 版 2003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

字数:142 千字 印数:1—6000 册

定价:14.00 元

版权所有,盗版必究(举报电话:87679307 87679310)

本社常年法律顾问:中国版权保护中心法律部

(图书出现印装问题,本社负责调换)

序

白 马

这是文学新人关于男欢女爱，关于婚姻、家庭、人生思辩的小说。爱情婚姻，痴男怨女，似乎是文学作品永恒的话题，但要写出其中的真情来，却并非易事。《无歌》中有作者真切的感受，有真情流露，不失为上乘之作，这是相对于那些无病呻吟的矫揉造作之作而言。

一部《中国女性文学史》，常能勾起人们对中国几千年来妇女命运的思考。据史家言，从《国风》到乐府，人们已经听惯了妇女怨屈的悲苦之声，弃妇的、嫠妇的、怨妇的，大都是失恋的和孤守的不幸女性。不惟漫长的封建时代，即或近代、现代、当代的中国妇女，在政权、神权、族权与夫权的严重压迫之下，基本上处于被压迫、被歧视、被嬖玩、被戕害的生存状态。所谓“男女平等”、“博爱”，不过是“漂亮的谎言”或“美丽的镜中花”。

《无歌》以作者对于爱情的感受和深刻的哲理思辩，揭示了当代女性在婚恋过程中所遭受的种种际遇，以细腻笔触刻画了一群都市青年男女在性爱、情爱上的不同追求及其道德取舍。在曲折的爱情故事中，作者通过对人物性格的塑造，展现了当代男女青年婚姻恋爱观的时代特征。与此同

时，作者对于“平等”的追求，对于“谎言”的戳穿，都是极具力度的，由此体现着作者的文学素养和艺术功力。

文学作品不管是再现还是表现人物，不管运用何种艺术手段塑造人物形象，始终目的都是为了揭示某种价值意义，社会教化的、理性启示的或审美情趣的。所谓原生态或非理性的文学作品，其实并不存在。在《无歌》里，女主人公——“我”——秦雨烟先是为了维护婚姻（家庭）的安定，与爱之不可、弃之不能的婚外男友林汉强，经历了长达三年之久的身心折磨，终于无可奈何地悄然离散。但她的爱情之火并没有熄灭，当她再次走入一个爱的空间并发现了一次奇缺的真情时，她扑向了摄像师柏裴铭。由此，她付出了几乎被丈夫李维平撕碎的沉重代价。女人在追逐人世问少得可怜的真情真爱时，有时需要付出鲜血和生命，这正是中国传统女性的高尚和伟大之所在。出人意料的是，作者并没有就此给人一个完美的结局，当柏裴铭最终斩断了那缕金子般的情丝时，雨烟对所谓的爱情是彻底的绝望了。这一情节，产生出了震撼心灵的强大撞击力，男人和女人在爱情上的心理落差之大，令人惊诧莫名。但现实生活中许许多多的婚恋悲剧，正证明着人类那不真诚、那虚情假意的可怕的一面。这就使得爱情——花前月下、海誓山盟、志同道合的爱情以及各式各样的爱情故事，成了理想主义与理想主义话语的象喻，成了被否定的对象，而只有不尽如人意的婚姻才是人们别无选择的现实。作者在这里，一再渲染和发泄的情绪显示，爱情是一种话语的虚构、谎言的罗网，人类的智慧在于窥破这美丽的谎言，获得一种对并不完美的婚姻——现实的

认可与坦荡。

小说中的另一女性云妮，苦恋张新元不成，最终与那名叫康健的“好人”携手相伴，就是让既成的婚姻来平衡现实及秩序，直把“爱情”推进到虚无的彼岸。常有人以“不朽的爱情战胜死亡”来虚构那种近似于神话般的明媚，事实是，爱情绝难战胜现实世界，在现实面前，爱情只能屡战屡败，于是女人们从“爱情的傻瓜”转向明智的逃离，逃离那爱情的诱惑和罗网，云妮就是逃离的成功者。

故事延续到女主人公雨烟不期然碰到了电器工程师慕荣成，她在百般狐疑中审视着又一位爱她的男人，此时她恐怕不再梦想“爱情”之类，她已疲惫不堪，似乎准备向婚姻投降了。究竟雨烟会做出怎样的选择呢？这是小说最后，作者留给读者的猜想，你可以猜想出无数个结局。按照一般的生活逻辑推测，雨烟到了这步田地，面对慕荣成，应当闭着眼睛接受一个婚姻事实。如果她不想“殉情”，“冷也好热也好活着就好”，那么她的选择应该是与慕荣成建立一个不管喜欢与否的家。在这一点上，作者道出了一番颇耐寻味的話：“人是既可笑又可恨的动物，痛苦时失魂落魄，悲痛欲绝，又有几个人真正以头抢地，辞别尘世？那灯红酒绿，那花好月圆，终究魅力无穷……凡是不利于活下去的东西是一概不会加以理睬的，如果实在无法逃避，尚且可以漠然视之，抑或忽略不计，人都擅长这一招。”在这里，“我”将来的选择已经定下了基调。其实，婚姻是个人的港湾，又是多重的社会契约，甚至可以说，婚姻便是现实、生活的代名词。婚姻并非伊甸之门，也绝非地狱入口，既非圣洁，亦非劫难。社

会既是由男人和女人的关系所构成，婚姻则是秩序和归宿，何必去追逐那虚无飘渺的“爱情”呢？雨烟还在犹豫中，云妮则及时地“回头是岸”了，那位生性强悍的曲颖，也未尝不后悔自己的“杀手”行为，而当杜云鹏学会了妥协，认可了现实，寻找到自己的社会身份与角色时，曲颖也许早在心中原谅了他。雨烟看来只有悔恨交加了，不由发出“再好的感情都会有惨淡直面的时分，我不知道这该怪谁”的哀叹。假如这时雨烟也走了云妮的路，作品的悲剧色彩就会突然明朗，但作者并没有这么做，而是留了一个“世上究竟有没有爱情”这样一个空白，这也许是作者手法上的高妙处。

《无歌》把三个当代都市知识女性的婚恋故事交织在一起，营造了一幅 20 世纪的男女关系图。在这幅纷乱的图景中，人物以各自特有的行为方式，表现着不同性格的人各自的价值取向，透过人物各自的价值判断，作者描绘出了特定的大文化情境中的人生百态。正是由于作者对人生百态的细腻描绘，才使读者在获得深沉的理性启示的同时，也获得了较高的审美享受。

小说的一个较为明显的特色是，作者在精雕细刻着各种人物的音容笑貌、言谈举止，在编织着他们那些悲欢离合，引人入胜的故事的同时，篇章中时时“插播”着一些闪烁着理性光芒的哲理化人生警句、价值判断和感叹，像一条条金色的经纬织带，把整部作品固化为一个充满理性的艺术祭坛。作者在自我营造的这个祭坛上，发出种种咒语般的言论，把男女婚恋故事中隐蔽的激情无遮无拦地展示出来，使读者在情感的共鸣中产生阅读快感，体现着作者活跃的思维

和睿智。“没有约会的女人，才会有危机感，就像柜台上无人问津的滞销货。”“人不能活得太明白，睁一眼、闭一眼才能保住婚姻，过来人都如此说，非要明察秋毫，那就只有自咽苦果。”“爱情是太奢侈的东西，没有足够的能力，恐怕消费不起。”“人类的感情是没有理由、绝无道理的。这实在是太高明的掩饰词，是以遮盖所有学术上的无知和贫乏。”“欢笑着生活，欢笑着挣扎，欢笑着离别，欢笑着尔虞我诈，欢笑着逢场作戏……似乎只有欢笑才被公认为坚强和优秀。”诸如此类的情绪挥洒，情感直露，恰与所谓新写实主义的“零度感情”形成一种反悖。情就是情，偏要直白道出，何必遮掩着，让人费猜？一泄无余，才叫痛快淋漓，这也许是作者的个性在作品中的映照。

从形式的角度看，苏格拉底式的叙述似乎不应出现在小说作品中。但文学作品不可能有一个固定模式，应该怎样写，作家们在任何时候都可以根据题材和内容，如选择自己的婚恋方式一样。在鲁迅的小说中，我们也能见到一些精彩的议论，起到一种画龙点睛的作用，尤其是在巴尔扎克的作品中，长篇议论和理念随处可见，但读来并不令人感到枯燥乏味，相反，由于作者运用充满张力的语言，常使大段精彩的议论具有摇撼心旌的动人魅力。《无歌》中的警句和理念，同样具备着这样的魅力，虽然难以与世界级文学大师相提并论，终究不失为一种独特的风格。

没有答案？“好思量，不思量，怎不思量？”是为序。

办公室里永远是这副乱糟糟的状态，四十平米的大屋子里，横七竖八地堆放了近二十张办公桌，每一张桌子上又横七竖八地堆满了各式录像带、书刊、稿纸、文件，夹杂着被百叶窗打散了的光线，我坐在桌前，整个地埋进了这个杂乱无章的氛围里。

我一直很喜欢这样的工作环境，特别的职业化，又特别的有行业特点。工作几年来，桌上的东西从无到有，从有到多，从多到乱，从未精心地收拾过，也从未嫌弃过这份混乱，直到去年升职后，搬进了大屋子两侧的小玻璃房里，像足了动物园里的熊猫馆，需买门票，方可一睹芳容。

办公室不是居室，什么东西都在眼前，虽然很乱，却什么都找得到。每到单位检查卫生的日子，大家都无从下手，男同事们总会对这个办公室里惟一的女性，抱以埋怨，似乎这一个屋子的凌乱都是从我这儿开始的，每每那种时刻，我总会愤愤不平地和他们争执一番，又毫无结果地罢了手，

唉，什么妇女解放，连同室操戈的同事都要分出男女来，又何谈平等所在。

吵归吵，依旧是我行我素。

这是一家颇有声望的传播机构，有着覆盖全国的传播网络。D座2202，我已出入五个年头了。

我一手抓起桌上的油条，咬一口，紧嚼慢咽；一手在一堆磁带中拨弄着，A152，A153，A154，A162，那盘A155呢？昨天走前随手扔在桌上了，怎么转眼就没了，答应一个朋友，明天帮他制作好的，今天再不配音就来不及了。

“秦雨烟，电话！”

“哎，谢谢！”

该死，不会是那个朋友又来催命了吧，头一次对这堆毫无秩序可言的磁带心生不满。

又咬一口油条，左边的一堆带子被推倒，撞到玻璃板上，一阵山响。

“喂，干吗呢？火上房了。”

今天怎么了，大家都有这么大的脾气。

带子被越翻越乱……

“秦雨烟，电话！”

“来了！”“来了！”

连这个电话都和我作对。

其实每一张办公桌的杂乱程度都比我有过之而无不及，几乎是跋山涉水，才抓到电话听筒。听筒油腻腻的，不知哪个吃完油条不擦手的抓过了。

“喂，你好，哪位？”

“喂，是我。”

林汉强，没想到是他的电话，不是那个催带子的，心里陡然放松了一下。

“是你，怎么想起来给我打电话？”

我把剩下的油条根儿塞到了嘴里，加快咀嚼的速度，隐隐感到胃部有些不适。

“忙什么呢？大呼小叫的。”

“找带子呢，今天用的，是不是你私自窝藏在手。”

“雨烟，我有多久没有见到你了？”

“多久？我怎么会知道，我又不掌管日月星辰。”

“今天有没有空？”

“今天……你有事儿？”

“没有，好久没有见你了，中午一起吃饭，好吗？”

强的问话让我舒坦。那根倒霉的油条开始在胃里作怪了。中午？想起令人倒胃口的盒饭……

“好吧。”

“十二点来接你。”

“好吧。”

女人永远不会反感男人的约会，至于赴不赴约，另当别论。

没有约会的女人，才会有危机感，就像柜台上无人问津的滞销货。

转过身，在百叶窗仅存的玻璃阴影中寻找自己的轮廓。男孩子般短短的头发，随意地盖住了额头，镇定、自信的笑容，小巧的脸庞和五官，透露着女性的妩媚，不施粉黛，平

添了几分飒爽的英姿。对自己的外形，我从来没有埋怨过妈妈，虽不是闭月羞花，沉鱼落雁，但能把我从老爸宽大的额头、黝黑的皮肤，甚至有些不规则的头形的阴影下改造过来，也实在是难为了妈妈。

女为悦己者容，谁来悦我，我又去悦谁？这年头，肯取悦男人的女人不会太多，肯认真去取悦女人的男人更是少得可怜。

初春的北方，阳光胸无城府地俯揽着众生，树梢的嫩芽不甘寂寞地争相往尘世上拥挤，把周围的世界点缀成一片娇艳欲滴的绿色，这绿色嫩得让人心颤。记得林汉强曾经说过，男人都是一个纯粹的唯美主义者，对于美的东西无法不动心，当然对于美丽的女人也同样如此。

三妻四妾永远是男人们的梦想，这样，白玫瑰依旧是床前明月光；红玫瑰，也一直是心头上的一颗朱砂痣，各得其所。

北方究竟是北方，料峭的春寒让人们隐隐地回味冬的威力。我是最怕冬天的那种人，既不愿把自己穿得如苏联大嫂般臃肿，又不愿为了穿一次裙子冻得双唇发紫，眼冒金星，于是，整个冬天便在抱怨和畏惧中度过。盼星星，盼月亮，终于等到了春暖花开，得以理直气壮地露出小腿，作亭亭玉立的淑女状。

平生最喜爱的装束就是一件套头毛衣，一条洗得发白的牛仔裤，一双 NIKE 旅游鞋，再加上梳洗方便的运动头，难怪男同事们常逗趣：“雨烟，要真的结婚了，可别骗我们，有就有，没有就没有，给我们留点希望。”

结婚，是几年前的事情了，却有时久远得像消了磁的梦境，苍白而不真实，那时候……一阵心悸袭来，有一些晕眩，我不得不停住了脚步，微微地作了几个深呼吸，这毛病好久了，我从没拿它当回事，因为我太知道它从哪里来，该回到哪里去。

年少时，羡慕成熟，一脸稚气地沉着面容，轻轻地吐着连自己也解释不清的句子。数年过去，体会了这份无处诉苦有口难言的成熟之后，后悔得想吐血。想跳皮筋，想吃一嘴冰淇淋，也想收到脸上长着青春痘的小男生怯生生递来的小纸条。

一辆黄色的“面的”急速地从身边驶过，惊得我不由自主地大叫了一声，又觉得失态，讪讪地看了看四周。

“讨厌！”心里暗骂。

人总是改不掉得意便猖狂的本性，想当初“面的”被高档出租车，诸如皇冠、NISSAN，甚至是夏利，挤得无立足之处时，也颇是勤勤恳恳地露着讨好的笑容；一朝得势，便摇头摆尾地张扬起来，满街的车跑，如蝗虫成灾。更有甚者，最近，公然将“春无极”之类的广告大模大样地贴上了玻璃，拉上了街，这比沿街招客的明娼暗妓更少了一分羞耻。说世风日下，有些古板，也有些不合时宜，但说句“终究小家子气”还不为过分。

这条街依旧这样的繁华，我对这类人群拥挤的商业区有一种固执的偏爱，在这股摩肩接踵的人流中，有安全感，也能体味出生活的懒散和慵懒。

“归云居”是一家经营家常菜的小餐馆，林汉强第一次

带我来这里，就认定了这是一个好地方。我喜欢这里的幽静和家居感，不必因为太豪华而拘谨，在这里有足够的自信和镇定来展示自己的潇洒和优雅。

林汉强喜欢这里是因为“归云居”这个名字，过分强调表象和排场总让我觉得他身上有一种落寞贵族的遗风。

推开门，和老板娘点头打了个招呼。

“来了？”

“嗯，生意好吗？”

“还可以。”

老板娘年过三十，略微有些发胖，一身鲜艳的玫瑰红配上玫瑰色的口红，说不出的性感、迷人，虽说彼此不同道，倒也有一份欣赏。

让女人欣赏的女人，不可多得；能有肚量欣赏女人的女人，更是难能可贵。

和林汉强来过不少次，后来也有不少次独自来此，和老板娘由生到熟，渐渐地也聊些家常。

“林先生在等你。”

“谢谢！”

林汉强是一个极守时的人，没有特殊的理由，从不迟到，每次和他约会都很有压力。

出来做事的女孩子通常习惯视男女平等为千古不变的准则，不愿意欠人，也不允许别人欠自己，恋爱也是如此。

林汉强低头认真地看着一份报纸，不问也知道是《围棋天地》，一直不明白打保龄球、打网球都如此出色的林汉强竟会对围棋痴迷到这种地步，静、动结合，就是林汉强。

“哈！”

“来了。”林汉强收起报纸。

“没迟到吧？”戏语道。

“迟到似乎是女孩子的美德。”林汉强故意一脸严肃。

“你是想夸奖你的美德？”

我做了一个夸张的吃惊，他乐了。

“和反应太快的女孩子打交道，总有压迫感。”

“哪里有压迫，哪里就有反抗。”

我继续开我的玩笑，眼睛却贼溜溜地扫射着桌子上的几盘冷菜，肚子早就叽叽咕咕地作响了。

“既有周瑜，就有黄盖。”

抬头，林汉强的表情有些怪，心生警觉，该不会是鸿门宴？

和林汉强交往这几年，虽知他心意，但对他早有暗示，他也很知趣，不再为难我，只是偶然邀我吃顿饭，聊聊天，倒让我有几分歉意，今天有些不对劲。

“吃菜吧，我看你是饿了。”

林汉强打破沉默。

“太好了，饥饿减少人的智慧。”

“能够面对没有智慧的你，是一种福分。”

林汉强的目光又有些怪，我停住了伸出去的筷子。

“今天你没事吧？肉麻得像中世纪的歌剧，把我爱你都得谱成曲子。”

饭菜上齐，我食欲极佳。

林汉强一根接一根地抽他的烟，宁可没饭吃，不可没烟

拙，是他的理论。

低头吃我的饭，暗暗有些后悔，盒饭虽差，但吃得没有负担，最不愿面对此类压力。

“近来快乐吗？”

终于开始了。

“为什么不直奔主题，问我是不是要离婚？”

我有些反应过敏。

“决定了？”

“决定与事实还有很大一段距离。”

“需要帮助吗？”

“你能做些什么？当牢骚听筒，还是当行侠剑客，抑或是准备欣赏自己的善良？”

急火攻心，不理措辞，言语粗暴起来，知道没有风度，可是我控制不住自己。

“我的心事你明白。”

他这么坦白，我反倒语塞，为什么发火？又凭什么对他发火？他说什么是他的权利，我一向讲公平。

实在没有心境阐释这样的话题，真是没有不透风的墙，尽管我一直装作讳莫如深，李维平离家另立门户的消息还是不脛而走，似乎谁都明了其结果将是什么，反倒我们不明不白地得过且过。满世界有人劝我，安慰我，连昔日的敌人都因为同情而友善起来，处处有人让着我，这才明白要离婚的女人有这么多的好处。可是要应付这诸多的关切，还真有些招架不支，爱很容易成为负担，而爱一旦成为负担，也便变成了麻烦，也许是我太自私。

人类的生存和延续，需要彼此间的关怀和温存，聊以慰藉孤独和苦难的心灵，可是，这种彼此间孤苦时的温柔，一旦变成生活中永恒的主题，便无疑成了羁绊。从小就缺少亲情，从小也害怕亲情，抑或是太不优秀，无颜面对父母的愿望，抑或习惯了独自在家，不愿面对诸多不同的面孔，终于在关切和询问的目光的注视、追随中，夺荒而逃般地离开了家。

离家的那一刹那，哭得死去活来。那一刹那，不是没有后悔。

终究只有十七岁，终究未来渺茫，今后，孤灯寒裘，冷暖自知，不再有人嘘寒问暖，心里酸酸的，沉沉的。

那一夜，月如钩。

“唉！”一声沉沉的叹息从林汉强的身上传过来，重重地砸在我的心头，抬眼，撞上了他的目光。

认识林汉强三年了，这样的目光不是第一次。

人真是奇怪，也问过自己，为什么不能嫁给他，相夫教子，操持家务，同样地用光一生，而且相信林汉强会善待我。

还是不肯死心，以为世间有爱情，中毒至深，且不思自救。

“不是为难你，是怕你迷失了方向。”林汉强终于让步。

心里的歉疚在加深，想张口说，天涯何处无芳草，自觉太过矫情。

一时无语，眼前，一生，都似一团乱麻，心烦意乱。

“我累了。”